

余无语



奇幻小说

红蛙·红蛙

鬼拳王

船隻
PDG

余无语奇幻小说系列：

红蛙·红蛙

鬼拳王

百花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 芳

封面设计：魏 钧

余无语奇幻小说系列：

红蛙·红蛙

鬼拳王

作 者：余无语(香港)

出版发行：百花文艺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 印张 23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5000

ISBN 7-5306-2439-3/I·2196 定价：13.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I 247.55 / 15

目 录

红蛙·红娃

红蛙·红娃	(3)
今夕何夕	(16)
翠袖疑云录	(22)
端午奇谈	(39)
梦幻	(50)
买楼奇逢	(56)
问世间情是何物	(61)
大良斗官	(79)
大闸蟹	(96)
竹林魅影	(102)

鬼拳王

鬼拳王	(121)
鬼龙船	(137)
慰安魂	(164)
幸运星	(172)
水茫茫	(181)
阴阳界	(189)
血海归帆	(201)
石鼓神兵	(217)
多情父子兵	(225)

红蛙·红娃

余无语 著

時代序

紅娃最愛是紅娃，寵如通靈石。
可嘉：寄語世人休見笑，居然井
底出青葩。

丙子年 初冬

余無語



红蛙·红蛙

前言：治安是不是失控了，少女失踪、荒山艳尸不断发生；乖乖女与花弗妹都难幸免！人人都要打醒精神，小心做人咯。

×

×

×

摩斯福并不觉得自己的姓名奇怪，那因为，摩姓是满族姓氏，并非他自己选择的；况且，他最崇拜的是福尔摩斯，而他的名字正好与大侦探近似，开心之至。

世家子弟不愁衣食，他的最大兴趣是采奇探胜。

这日大清早，他又出动了。一身猎装、通讯设备，脚踏运动鞋，他轻快地来到郊区，这一带是他童年常到的地方，但却好象永不厌倦似的，他就爱这附近的一草一木。

晨光下，他看到草丛中有红光一闪，有物事在蠕动。这当然引起他的好奇心了，循红光跟了过去，赫然发现一只鸡蛋大小的红蛙，正在瞪着金色眼睛望着他，摩斯福轻叹了声，放轻脚步，伏着身子寻过去。那红蛙警觉得很，金眼睛转动一下，就在摩斯福要伸手捉它时，“噗”地一跳，跳到溪涧旁边，却不再动。

摩斯福踏进一步，双手在草丛中合拢，险险就把它捉着。那红蛙“咯”的低叫了声，从他掌缝中脱溜，跃到溪中去了。

但说也奇怪，它此时却从浅水中浮了上来，一双金眼睛眨了又眨，显然没有把摩斯福放在眼内。

摩斯福心中一动，喃喃地说：“红蛙，我决不伤害你，你跟我回去，保你吃的住的不用愁，又没蛇鼠来侵犯你，嗯。”

“哟——”红蛙在水中双脚后蹬，一翻身跃上水面，翻了个跟斗，红影晃动，姿势美妙得教人喝采！

它好象回应摩斯福——蛇鼠要侵犯我，可没这么容易。

摩斯福看得痴了，越难得到的他越想得到。

当下，摩斯福屏住了呼吸，背着日影，蹑足到溪边，右手迅速下抓。行了，他触到红蛙的躯体，今番是得心应手啦！

却又哪里晓得，红蛙身子滑溜溜的，竟轻易在他的掌握中，跳入上游，再一次逃离他的控制。

只见红影在水中又停住了，摩斯福料不到一向自命身手灵活，却在区区一只小红蛙上英名尽丧。

他缓缓绕上溪边，今次学乖了，截住它的去路，又出去秘密武器，嗯！

他双脚慢慢移动，又悄悄从背囊抓顶旅行帽出来。

到了，到了，他灵巧地踢了块小石头，“波”的水响，那红蛙果然飞快地跃起！就在这当儿，他帽子兜转，堪堪就把那红蛙兜住了。

“哈，哈，饶你鬼精灵，还不是给我捉着。”

摩斯福左手凑向帽的边缘，料到这么一合拢，帽底之蛙非投降不可。但他可高兴得太早啦，那红蛙躺在帽内，四脚伸

直，肚子朝天，可装死装得真象。

摩斯福窒了一窒，心有不忍。便在这当儿，“活”的一声，似觉眼前有物晃动，原来红蛙乘这空隙，朝他脸孔跃跃来，电来石光中，张口吻了他鼻端一下，又湿又奇突。

摩斯福伸手要抓，已然来不及了。红蛙后脚用他上唇借力，就这么一撑，飞跃上了溪头，再跳到一幅矮墙上，得意非凡。

他陡觉这墙颇为熟悉，一时间又记不起是什么地方。于是，他大踏步上前观察，且不论是否旧游之地。但他那红蛙是人家饲养的，经过训练，那是无可置疑的了。

红蛙得意地伏在围墙上，有恃无恐。

摩斯福正感诧异，忽见围墙之内，悄没声息地出现三只狼狗，品字形对着他。但当中一只铁包金，最大最老的一只，是朝着他摆尾的。

摩斯福怔了一怔，可记起来了——它叫旺财，是唐世伯家的护院狗。

摩斯福心中嘀咕：红蛙那么神气，大抵是知道保护它的狗来了，主客易势。——噢，这家伙可不简单啊！

他吁了口气，唤了一声“旺财”。

说也奇怪，那母狼狗前爪伏地，低低摇头，一条尾巴大力摆动。它左右的两只狗，似乎已知道那是熟人，亦不再张牙舞爪。

就在此时，围墙内树丛中有个白衣黑裤的女佣巡来，她看到这情景，也不由得怔怔的愣住了。

“你，你是谁？旺财跟你熟悉的？”待她见到那红蛙时，脱

口轻呼：“你这小捣乱，小姐没在家一天，就溜出去玩啦，真气人！”

摩斯福呆在当地，正不知道怎样做才好，女客家闻声来了。“咦，你是阿福——摩家胖少爷，怎么没见十年八载啦？”

“榕姐，一言难尽，唐世伯身体可好？”

女管家一拢手，红蛙就跳到她掌中去：“福少爷，你从外地回来，快请正门那边进来啊。”

唐家与摩家是世交，但自从摩家移民澳洲之后，就逐渐疏远了。摩斯福回来不久，还没登门拜候唐世伯。

唐家盛一向对摩斯福印象不差，但久别重逢，摩斯福觉得这世伯满怀心事，以唐家如斯富裕，怎会有解不了的困难？

“世伯，我从澳洲回来不久，没早点来问候，请见谅。”

唐兴盛心神恍惚：那算不了什么，新年间你爹还挂了长途电话来。”

唐家已长大的儿女，早就到外地去了。但应该还留下二娘和大娘遗下的孙女小红才对。摩斯福便问：“二娘和小红妹子都好？”

就在此时，一位华服中年妇人出到客厅，她身后还有一位健硕的妇人。摩斯福认为华服妇就是二娘，当即躬身行礼：“唐太您好！”

二娘满脸堆欢：“你是阿福，大个仔罗，在街上碰见就认不出是你。”

二娘还没到四十岁，唐兴盛却六十出头了，但那是长辈的家事，他们做晚辈的不应置喙。小红妹子现在长得怎么样呢？

.....

摩斯福想念及此，忍不住问：“世伯，小红十六岁啦，亭亭玉立该是位美少女啦？”

不提小红还可，一提小红，唐兴盛眼色一暗，不自觉叹了口气。倒是二娘接得快：“你刚来先到里边喝杯茶吃个饼才对。榕姐，都准备好么？”

客厅内，现下就只剩唐兴盛、二娘、摩斯福和那健硕妇人了。

榕姐安排了茶点，便退了出去。唐兴盛一望摩斯福：“听我老爹说，你醉心侦探学，可是真的？”

摩斯福一笑：“福尔摩斯是我的偶像，可我从没有破过什么大案。”

那健硕妇人“哇”的笑了声，二娘就道：“阿芝，你最崇拜英雄，阿福说不定就是大英雄啊。”

二娘介绍着：“芝芝是我表妹，她西化惯了，阿福你别见怪。”

摩斯福却有个不祥的预感：“小红妹子怎么了啦，世伯，她到哪儿去了？”

唐兴盛喟叹：“小红失踪快廿四小时了！我们正议论着，该不该报警？”

二娘和芝芝对望一眼：“为了女儿安全，我主张报警的事押后，免得她有危险，对不对？”

摩斯福道：“可有接到什么电话？”

此时，女管家榕姐匆匆进来，手上拈着个黄纸袋：“老爷，刚有个小童送这东西来，说你一定要听！”

芝芝反应好快：“那是录音带，准是有关小红娃娃的消

息。”

摩斯福看在眼里，却故意别转脸，瞧着榕姐呈上纸袋往回走的背影。

二娘不经意地以脚踩了芝芝一下，代作解释：“是什么拆开就知道了，吉人天相。”

唐兴盛双手发抖，摩斯福上前替他松开了纸袋，信手把纸袋收入后袋，朗声道：“果然是一饼录音带，请问，收录机在哪里？”

播带了：“唐先生，令爱安全无恙，你听听她在哭叫，‘爸爸，他们困住了我……’唔，千万别惊动警方，你得准备现金五百万，十二小时内我们会通知你交款地点。令爱的安全，就看你啦。”

摩斯福还听到带内夹杂了不少雀鸟的喧叫声，但他陷入沉思中，不发一言。倒是唐兴盛紧张地说：“你们别伤害小红……唉，该不该报警？”

二娘劝道：“女儿安全要紧，五百万你又不是出不起，不该冒这个险！”

唐兴盛拿不定主意，二娘和阿芝温言劝阻。倒是摩斯福诈傻扮懵，溜了出去。

他在花园找到了榕姐：“榕姐呀，那送纸袋来的小童，是怎么个模样的？”

榕姐道：“少爷，很重要么？那村童十二三岁年纪，最特别是赤着双脚的，趾缝中还夹有黄泥。”

摩斯福问：“榕姐，你家小姐养了很多宠物，你可以带我观赏观赏？”

榕姐道：“她说蛙蛙会助她灵感，养的都是缸缸的蛙，你跟我来。”

绿荫深处，有个温室，推开了门。哗，架子上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玻璃缸，有圆的有方的，饲养着各式各样的蛙儿。有些品种，是摩斯福前所未见的。大如足球的牛蛙，产自古巴；有盖着的七彩箭，其毒无比，蓝白相间突眼睛，闪着凶光”

榕姐道：“除了我之外，小姐不准任何人进来的，这么多蛙儿，我也害怕。”

在一个小巧的浅缸内，摩斯福见到了红蛙，正在吃麦皮虫。

摩斯福又发现，几个玻璃缸藏有超声波装置，那些来自南美非洲的怪蛙，发出的超声波，美妙更胜音乐，自然界之大，无奇不有。

“榕姐，红娃娃是你带大的，你一定担心她的安全。这失踪案可不简单，你想不想小姐早日平安回来？”

“——”榕姐茫然点头。

“那芝芝二娘的表妹？她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来住的？”

“快五年了，二娘要‘念弗’，把表妹接回来，她俩还在二楼建了一间健身房，练功时什么人都不准骚扰的。”

“榕姐，假如芝芝问及我，你就对她说，那傻胖子福回家看福尔摩斯去啦。嗯，红娃娃跟小红蛙是好朋友，你可放心给我，让我办一桩妙事。”

也不待榕姐是否答应，摩斯福伸手入玻璃缸，温言道：“相好的，好朋友到哪儿去了？你能帮手找一找么？”

这倒出乎意料，红蛙连梦皮虫也不吃了，乖乖的就跳到摩

斯福掌心。榕姐也不知道该阻止，摩斯福已大踏步离开，一溜烟走出唐家大宅。

掌心中的红蛙，好象善解人意。嘴巴在他掌心活动，老是对着北面的方向。摩斯福故意往回走，它的嘴巴又在转动，仿佛指南针般向着正北。

他会意了：“红蛙，你在手掌不方便，请躲进我衣袋去吧。可别随便跳出来，人挤车多，我保不住你安全啊。”他把红蛙放进衣袋，还抽出那纸袋仔细端详——赤脚染黄泥的村童，小杂货寮包物品的纸袋，雀鸟争鸣之地，又在北方，那该是米埔保护区附近……

他主意既定，赶回家里，换了乡下人的装扮，带备了应用物品，先乘车到元朗，再搭农村车在米埔之前下车。然后，在路旁茶寮叫了饼食，歇了歇脚，就感觉到袋中的红蛙在转动。

出了茶寮，四面八方都是鱼塘菜田。夕阳快下山了，不辨方向。红蛙忽从衣袋中跃出，在泥路上一站，仰头呼了口气，就朝一条小路，慢慢跳去。

那是个小山岗，看不到有房屋。

摩斯福跟到山岗，往下一看，哈，形势好特别。岗下是个废弃的池塘，池塘中搭有一个木棚，油灯暗淡，木棚内不只一个人。但那木棚只有岗下塘边一条桥可通，真可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他见到红蛙烦躁不安，跳到山岨下木桥前，频频回头望。

摩斯福摸下池边，虽然没发出声息，但木棚内就有人暴喝：“谁？”

话声未落，声随人到，有个持棍的大汉已站到桥头，手电

筒直射过来。

摩斯福要找位置藏身，已来不及，陡见红蛙跃上木桥，张口狂喷，好家伙，白蒙蒙一团雾气，翻翻滚滚。摩斯福趁这良机，伏下避过电筒光柱。

那大汉揉揉眼睛，妈的喊了声：“好端端怎会卷起浓雾的！”

棚内有个不男不女的声音应道：“说不定是大姐大来了，阿牛，这铁宝不会有人踩到的。”

雾气出奇地重，伸手不见五指。摩斯福从桥下潜上木桥，将到那阿牛那身前，红蛙猛地跃起，在阿牛右边胳膊窝冲了一记！

阿牛觉痒，木棍脱手，摩斯福乘机抓住了棍，狠狠一摅，把阿牛扫下池塘，陷在半泥泞中去。

一摅得手，他冲入木棚，就看到了一少女被绑封口，坐在木椅上。身旁有个穿得花花绿绿的瘦削青年。这人倒也机警，眼看形势不对，右手执尖刀架在少女头上，尖叫道：“你别行近，再上一步我杀了肉参！”

“朋友，你不过是受人利用。我答应你，只须放下刀子，你可以安然离开。”

那青年嘿嘿笑道：“利用？等两三天就赚五万，有人多利用我才美好呢！”

蓦地，红影一晃，红蛙闪电般飞跃，朝他的左眼啄去！

那青年挥右手刀反摅！不想红蛙这招是声东击西，一转身滑下，就在他腰际撞了一记。

摩斯福向前挥棍下摅，把他手中刀打脱，当然再加一棍，

他就倒了下来。

丢下木棍，过去替少女解开封口布块：“你就是小红……”

话犹未了，忽见到她双瞳放大，惊怖之极，身后一双大手已抓他肩膀。

别说他纸上谈兵，经验不足，就算是高手，遇上空手道黑带，也得遭殃。摩斯福给甩在木棚，张眼就见到阿芝神威凛凛，右脚踏在他的心窝上，嘿嘿冷笑：“大侦探，多管闲事，你终要落在我手里。”

小红此时已回过来：“芝芝，福哥哥是好朋友，他来救我不算多管闲事。”

芝芝的脚尖在他心窝绕了个圈：“只要我用力一踏，是福哥哥也好，是诸事理也好，也得阎王报到啦！”

小红急道：“你要多少钱，我都请爸爸照给，请别伤害福哥哥。”

“钱当然是要，五百万少个角子也不行，否则怎能到南美看世界。可你们四个，一个也不能留，免得夜长梦多。”

小红哭叫道：“你连我都要杀，帮你的阿牛和罗拔也要灭口？芝芝，你心肠狠毒，不怕有报应么？”

“哈，哈，报应？这几年来，我应酬你那二娘，难道不用花心思的？她这骚货，日夜都要我侍候的。我现在要移民罗，不找够钱，去南美做鸡不成？”

摩斯福道：“毁了肉参，一拍两散，你又怎收回那五百万？”

芝芝哼了一声：“有那骚娘子在老头身边落药，还愁不照吩咐给钱。我可没有那么笨，到最后才杀这千金小姐！”

小红见情势危急，放大喉咙叫嚷：“救命，救命呀，要杀人啦！”

那芝芝果然厉害，左手掌反抽，掣在小红腮帮，双手力托，要把她的大脚松开。芝芝可真艺高人胆大，脚尖迅速下移，那么用力一抄，就把他整个身子挑起，翻了翻，一双右脚又踏在他心窝上：“在我脚下能逃得脱的，这世界上不会多过两个人，你这大侦探可是个冒牌的，没一点真本事。”

芝芝目光中闪现残酷的青光，小红手脚被绑，欲上前协助也有心无力，想到伤心处，凄然饮泣。

与此同时，一道红光在小红身畔飞出！

芝芝右脚运动。正要下踹，乍见红影扑来，挥拳猛掣，那红影乖巧异常，趁她手臂连力之际，钻入空档，一只红蛙竟然钻到她腰带里边去了。

芝芝闷哼了一声，用力一拍，不但拍它不掉，还给它钻进了女人最神秘的地方，有所活动……

芝芝禁地被袭，那是她的“禁区”，从来不许有任何物事闯去的，在这关键时刻，竟然失守。

她方寸大乱，再也顾不得摩斯福了。她哇哇大叫，伸手要把红蛙掏出来。只是红蛙已经深入腹地，她再也不能稳守这“防线”了啦！

摩斯福死里逃生，在地上抓着那木棍，指着芝芝头顶：“你说，这次绑架案，二娘可有插手？”

芝芝闭上眼睛，一字一顿的说下去：“不关她的事，是我要协她帮一臂的。这骚货对我迷得发了昏。喂，喂，请你快叫那小家伙跳出来，我甚么都依你……”